

THE KITE

风筝

下

杨健 秦丽 著

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

风箏

下

杨健 秦丽 著

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风筝 : 全2册 / 杨健, 秦丽著. — 北京 : 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, 2018.1
ISBN 978-7-5043-8066-1

I. ①风… II. ①杨… ②秦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310814号

风筝

杨健 秦丽 著

出版人 王卫平
总策划 陈晓华
图书策划 林曦
责任编辑 宋蕾佳
封面设计 艺海晴空 张頔
版式设计 智达设计
责任校对 谭霞 张哲

出版发行 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
电话 010-86093580 010-86093583
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真武庙二条9号
邮编 100045
网址 www.crtip.com.cn
电子信箱 crt8@sina.com

经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印刷 三河市人民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 710毫米×1000毫米 1/16
字数 500(千)字
印张 42.5
版次 2018年1月第1版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

书号 ISBN 978-7-5043-8066-1
定价 68.00元(全二册)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·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)

乾就是郑耀先。案发现场，林桃留下一个首饰盒，里面有一枚蓝宝石戒指，盒上写明留给女儿做嫁妆。陈国华脸色难看，公安人员刚要去抓捕林桃，她怎么就自杀了？难道是巧合，世上有如此巧合的事吗？袁农的眼神也变得犀利，突击审讯周志乾，是局党委临时决定，周志乾本人都不知道，又怎能事先和老婆通气？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？莫非公安局有内鬼？江万朝制止袁农，告诫他不利于团结的话，少说为妙。

陈国华摆摆手道：“我现在没心情去争论是非长短，我们要考虑的是如何善后。不管林桃为什么自杀，她都逃不过被定性为国民党特务的下场。可周志乾呢？该给他一个什么样的定性？虽然他有特务嫌疑，可以暂时拘留他，但时间一长，又该如何？不能因为娶了女特务，就说他也是特务吧？无凭无据硬关人，这不符合我党政策。”问题真是变得复杂起来，本来想借林桃撬开周志乾的嘴，现在公安局是手插磨沿，两头为难。“先把人扣下再说。周志乾不是当过旧警察吗？那就是和人民有过对立。凭此一点，给他定性为历史反革命罪，也不算过分。”袁农的建议算是个权宜之计，陈国华一锤定音，下面就看韩冰怎么抓紧时间结案了。

郑耀先歪在会议室的椅子上，似乎睡着了，嘴角流着涎水。此刻他的内心翻江倒海、欲哭无泪。叫天天不应，喊地地不灵，他是麻杆打狼两头怕，不知道该怎么证明自己是共产党，他怕被当作军统六哥一枪毙掉。而林桃则一直是他的死穴，徐百川一旦指证了林桃，就意味着指证了他，怎么耍赖，都再难过关。当年中共川康特委对他下发的追杀令，字字都像一把悬在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，压得他几乎窒息。

一行人回来了。

马小五喊道：“坐好！”郑耀先没有动。马小五提高嗓门：“说你呢，坐好！”公安人员拍了拍郑耀先的肩膀，他打了一个激灵，坐直了身子。韩冰坐下，晃了晃手里的材料，说道：“郑耀先，你老婆已经认罪了。”

“转了一圈回来，怎么还是这话题！说我是郑耀先，你要拿出证据，搞诱供，那只能给共产党脸上抹黑。”郑耀先打了个哈欠。马小五怒斥道：“放肆！你简直顽固透顶！”郑耀先瞪他一眼：“你这是什么态度？还像人民的公安吗？想找替罪羊，也不至于这么明目张胆？我看你年纪轻轻，人长得歪，心眼也不正。”字字掷地有声，噎得马小五哑口无言。

韩冰说道：“林桃现在指控你是郑耀先，我想听听，你还有什么话要说？”郑耀先一愣：“林桃是谁？”“你老婆。”郑耀先哭笑不得，嘟囔道：“我什么时候又多了一个老婆？我是个有残疾的人，能娶上媳妇就算烧高香，还怎么敢娶三妻四妾，你们到底想干什么？刚才说我是特务郑耀先，现在又编排我多出了一个老婆……这叫乱点鸳鸯谱！”韩冰冷笑道：“是我忘了！林桃现在的名字叫林云燕。”“这还差不多，林云燕是我老婆。”韩冰亮出林桃的照片：“她是林云燕，也就是林桃，原国民党中统特工，代号‘剃刀’。”

郑耀先惊得嘴巴张成O形，跟着重复了一句：“‘剃刀’？”韩冰似笑非笑：“你觉得意外吗？”郑耀先差点儿跳起来，“岂止是意外，简直是天方夜谭。好端端的，云燕怎么会成了……什么‘剃刀’？不懂！”“没有什么天方夜谭，林桃如实交代的了自己的历史。”韩冰不动声色。郑耀先吃惊道：“如实？那她以前跟我说的都是假的？”“对，你说给我们听的都是假的。”郑耀先沮丧地低下头，喃喃道：“真是知人知面难知心，我都是听她说的呀！夫妻都如此，同床异梦，让人情何以堪？”

“她的历史中，也包括了你。她曾受中统田湖的指派去渣滓洞看守所色诱你，继而想杀你。”郑耀先吓得一哆嗦：“除杀我？田湖是谁？怪兮兮的名字！中统为什么要除杀我？我又不是汉奸，我在抗战中还拿过勋章呢！”韩冰一字一顿：“除杀你，是因为你是军统六哥郑耀先。”郑耀先简直快要崩溃了：“说了半天，你们还是在这儿等着我！林云燕真就是国民党，也不关我事，要想叫人低头认罪，就得拿出证据，指鹿为马，不能令人服气。”

看到郑耀先铁嘴钢牙，硬是死扛着不交代，袁农气得吹胡子瞪眼。郑耀先哭丧着脸，继续道：“我就是一个本本分分，只知道居家过日子的小老百姓。你们不去抓特务，非要把精力浪费在我身上，我就不明白了，你们到底想专谁的政？是不是想替国民党专老百姓的政？我看咱们还是不说了，直接上省委上中央，到毛主席那儿再把话说清楚。我坚信毛主席就是我的大救星，他会替老百姓做主的。”马小五一拍桌子：“你不是不爱说话吗？咋变得这么油腔滑调？”郑耀先理直气壮：“那也是被你们逼的，狗急还跳墙呢！老实人被逼急了也是有脾气的！”

众人陷入了沉默。

袁农突然站起来，叫了一声：“郑耀先！”他激动地走到郑耀先的身边，骂道，“‘鬼子六’，你这个混蛋！看你一脸无辜相，连我都要相信你是被蒙蔽的受害者了，可你是受害者吗？”郑耀先头点如捣蒜：“我是受害者，袁副主任！”袁农气愤道：“我问你，你知道曾墨怡吗？知道江心吗？知道陆汉卿吗？”郑耀先张口即来：“这几个名字我都不熟，档案里没见过。”袁农涕泪纵横：“你装蒜！你竟然还在装蒜！曾墨怡没死在你手里吗？江心没死在你手里吗？还有陆汉卿，就是你叫手下将竹签子插进了

他的脑袋！你知道我是谁吗？”他一转身，指着江万朝，“知道他是谁吗？我是曾墨怡的未婚夫，他是江心的父亲，我和他还都是陆汉卿在上海时期做地下工作的老战友……老陆真冤哪，守着自己在军统的下线‘风筝’，竟然死后遗骨还被扔在了荒郊野地。你是谁，你还能是谁？除了十恶不赦的‘鬼子六’，我还怀疑你是那个变了节的‘风筝’！我一直都想知道‘风筝’到底是谁，问过老陆，也问过当时还在延安的江副政委……”江万朝的脸色变了，示意袁农不要往下再说。

韩冰不露声色，看着众人。郑耀先被带出会议室，收押进看守所。路过一间监房，透气窗前突然出现徐百川的脸，他轻轻地叫了声：“老六！”郑耀先却面无表情，一瘸一拐地走了过去。“老六！六弟！”郑耀先没回头。徐百川哽咽了：“对不起……我对不起你……想不到哥哥也有出卖你的这一天，可谁叫哥哥有儿子要养呢！冰从薄处破……血浓于水，血浓于水啊！”看守打开牢门，命令郑耀先进去。郑耀先回过头来，眼圈泛红：“行行好，能不能通知一下家属，我女儿才四岁，我每天都是要回家睡觉的……不回去，老婆会起疑心的，还以为我在外头有人了，做了对不起她的事……”不等他说完，看守一推他的后背：“进去！”

铁门“哐当”关上了，郑耀先的身体顺着铁门，滑落在地。巨大的孤独感一下子包围了他，他在心里默默念叨着：“我是谁？我还能是谁？说我装蒜，我是在装蒜，我是‘鬼子六’，我也是‘风筝’……我是‘风筝’，你们信不信？信吗？”他凄苦地笑了。

夜色渐浓，周乔躺在秋荷怀中睡着了，小脸上还留着泪痕。高君宝从

外面回来，秋荷问道：“乔儿爸还没回来？”高君宝闷声闷气地回了句：“回不来了！”秋荷骂着：“瞎说撕烂你的嘴！快敲敲木头！”高君宝一梗脖子：“她家里里外外全是公安，你说他爸还回得来吗？”秋荷叹道：“唉，我娃儿不傻！周家这两口子，看来罪名可是不轻！乔儿没了妈，可千万别再没了爸！”高君宝来了句：“我也没妈没爸。”秋荷一戳他的脑门：“小小年纪你就不学好，白眼狼，真是傻子！你没妈，那老娘我是谁？”

部队围剿农舍，没想到不光扑了空，官庶逃跑前在院子门口埋下地雷，两名解放军战士牺牲了。官庶再次消失，去向不明。韩冰分析，官庶这是采取化整为零的做法，避免把人集中一处目标太大，而是要分散注意力，造成我方大炮打蚊子的被动局面。马小五挠挠头：“他也知道打得赢就打，打不赢就跑！”“我早说过，官庶不同于一般特务，他敢用这招来对付我们，就说明在他心里，至少有五成把握。”五成？才一半官庶就敢冒险？那剩下的五成看来他又要赌了。当年在陕北刘家岭，他就是用命赌，闯出了地雷阵。照马小五的话说“这就是个二杆子”！

官庶和宋孝安猫在林子里，等待中统的人来接线。

“你确定是在这儿吗？”“前几天不是有客上门来兜售毛泽东的《论持久战》吗？”“共党的书和咱们有什么关系？”“要知道中统的延娥，跟死去的田湖如出一辙，都是人家毛主席的好学生。”宋孝安听了官庶的话，哭笑不得。官庶继续道：“我看《论持久战》，不将它看作是政治著作，更愿意当它是军事著作，与《孙子兵法》《三十六计》有得一比。文中阐述，在我方弱于敌人时或环境不利于我方时应采取持久战的策略，采取此策略，

则必胜。要杜绝投降论和速胜论，因为在敌强我弱时这两种论调都不现实，会导致失败。”宋孝安感叹：“没想到毛泽东关于中国抗日战争的理论，用于我们国民党的今日，倒也贴切。”“那个人是联络员，带话的，说来这儿就能见到延娥。”“万一他是共党便衣呢？”宋孝安如惊弓之鸟，官庶却气定神闲：“我赌他不是。”“要是呢？”官庶笑道：“我不信自己的运气这么差。”

“听过一句话吗？中国人一条是龙，一群是虫。”“大敌当前，谁还有心思窝里反？”官庶神色凝重道：“你没动心思，不代表有人不动，共军优待俘虏的名单上，可不包括你我的大名。那些以往和共军有着深仇大恨的人，一听共党‘弃暗投明、既往不咎’这类宣传的屁话，基本上枪就拿不住了。生死面前，真假李逵，一目了然。”“凭咱这几个人几条枪，即使能和中统会合，还不得被对方看扁？”宋孝安看着散在周围的三五个手下，有些自暴自弃。官庶叹息道：“若不是军统联络站逐个被共军端了，我也绝不会走这条路的。让人看扁也是没办法，谁叫一个好端端的政府，都被那些尸位素餐的行尸走肉给败坏了。”

“现在说这些都没有用了，你有什么打算？”宋孝安问。

“打持久战，不投降，不妄想速成，蛰伏以待时机。”在官庶看来，这个时机将出现在共产党执政上发生失误的时候。共产党建党伊始，就放手发动群众，民众力量很强大，所谓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。前者一帆风顺，后者灭顶之灾。谁敢保证共产党每次都能将民力引上正确的航线？难道不会出现偶然？这艘船一旦触礁，民众对共产党的能力产生怀疑，重振三民主义的时机也就到了。“别做空想理论家了，还是想想眼前吧！就算共产党的日子今后再怎么不好过，至少当下，可是让咱们生死两难。”宋孝

安不以为然：“比起你的理论，我更相信自己的命学。你知道国民党为什么会失败吗？那是因为国旗犯了错误。青天白日满地红，这不就象征着国民党要被共产党包围，弄得满地都是红的吗？如果把它改成和国民党党旗一样，全部是青天白日，把满地红缩小成一个红点放在正中央，那么我们就绝对能剿灭共产党，至于让江山改旗易帜吗？”

官庶突然在唇边竖起食指，头慢慢地扭向一边。宋孝安也警觉起来，拔出手枪。有人在草丛里潜行，鸟飞了起来。官庶猛然一个纵身，快若闪电地刺进草丛，沉腰拧身，将不速之客拽了出来，掼摔在地上。他压腕、锁喉一气呵成，硬如钢钳的手指，捏在对方攢动的喉软骨上。看清楚是个装扮成男人的女子，官庶问道：“你是延娥？”延娥痛得说不出话来，眼巴巴地看着官庶。官庶感觉有点儿眼熟：“你就是延娥？”延娥点头。官庶赶忙松开手，对宋孝安说道：“我们是老相识了，当年在延安，她演过《白毛女》。”

宋孝安吃惊：“延安？”

“对，延安！”官庶露出一丝歉意，“当年亏了她，我才将电台转移出去，否则六哥跟我，会被共党人赃俱获，根本出不了陕北。她算是我的救命恩人。”延娥剧烈地咳嗽着，气得说了声：“不稀罕！”官庶一低头，发现延娥将一把手枪已经牢牢抵在自己腰间。官庶笑道：“看来你不光会扭秧歌，回了山城跟着中统也没白混，把临死拉个垫背的都学会了，想跟我鱼死网破，同归于尽？”延娥推开他，没好气地说：“撒泡尿好好照照自己，谁想跟你鱼死网破、同归于尽？”她捂着胸口，干呕了一阵，官庶赔着小心。“早知你这么驴性，姑奶奶就不来了！”延娥站起身来，扬手扇了官庶一记耳光。宋孝安劝着：“算了！都是自己人，消消气。”官庶满不在乎：“没

关系，礼下于人必有所求，人家中统是来跟咱们会合的。”延娥清了清嗓子：“官庶！你恩将仇报，见面就羞辱姑奶奶，占我便宜，吃我豆腐，这笔账该怎么算？”“那你为什么要鬼鬼祟祟出现？事先打个招呼，能扭了你的小蛮腰？”官庶嬉皮笑脸，延娥气不打一处来：“和你打招呼？能那么容易找到你，那共党不早把你给收拾了？而且，谁知道官庶就是你！”官庶嘀咕：“我也没想到延娥就是你！”宋孝安摆摆手：“行了，他乡遇故知，吵什么，高兴还来不及呢！”

官庶问道：“共军查得这么严，你是怎么出来的？”“被端掉联络站的又不是我们中统的。”官庶这下生气了，冷眼瞪着延娥，恨不得把她一口吃了。延娥一挺胸：“我说的是实话，你瞪我干吗？”看看林中纷纷冒头的那几个特务，延娥一脸鄙视：“怎么就这三五个毛人了？”官庶不服气道：“这几个人怎么了？兵不在于多而在于精，不能反共救国吗？”延娥嘲笑道：“就凭你们这几头烂蒜，也敢跟人家几百万解放军叫嚣？勇气可嘉，佩服！老鼠要跟大象斗！”官庶一梗脖子：“你什么意思？打不过共党，难道我还死不过共党？”

吵归吵，还得言归正传。延娥拿出地图介绍起情况。在山城附近驻扎的都是共军二野最精锐的部队，为了围剿残余的国军，他们连援朝作战都没去。官庶不咸不淡道：“谢谢您指点迷津，这些我们早就知道了，您能告诉一些我们不知道的吗？”延娥盯着官庶，说了句：“有件事你不觉得奇怪吗？”“愿闻其详。”“为什么倒霉的都是你们军统？”官庶随口道：“共军这是防范你我兵合一处，等灭了我，你以为共军还会对你们心慈手软？”“如果共军灭不掉你官庶，还会有心思对付我延娥吗？”官庶提高了警惕：“你什么意思？叫我牵制共军，给你们当替死鬼？”延娥语重

心长：“大敌当前，你我两家应尽释前嫌，否则被共军捉去，断头台上跑不掉我，也少不了你！”

官庶不耐烦道：“我没工夫扯闲传，你到底想作何打算？”“你们在山城潜伏下来，和共军好好玩儿捉迷藏！”

“废话！能在城里待住，我跑山区干什么？你明明知道保密局的联络站都被共军破坏了，还拿刀子往人心口上戳！”提到这里，官庶就不由火大。

延娥沉吟道：“这正是我觉得奇怪的地方，为什么内调局平安，而保密局却频频出事？”官庶一股无名火蹿了上来：“你是想说军统无能？”延娥斩钉截铁道：“我是怀疑军统里有内鬼。”

官庶和宋孝安对视一眼。宋孝安不自然地笑了笑，自嘲道：“共军说了，是人民战争的伟大力量，创造了奇迹。”延娥冷哼一声：“这种宣传的鬼话你们也信？我在陕北待了那么多年，从事的就是宣传工作，共军的迷魂汤灌不倒我。”她盯着官庶：“你怎么不说话了？”官庶烦躁地甩了一句：

“你叫我說什麼？连个落脚点都没有，难道让弟兄们进了城睡大街上？”“不是有内调局的联络站吗？”官庶一撇嘴：“用你们的？咱不带这么开玩笑的噢？”

“谁和你开玩笑？你的特长是搞情报，带兵打仗那是不务正业，驴唇能对上马嘴吗？”官庶摆摆手：“我能吃几碗干饭，不用你来帮着数！中统的人能听我们调派，你当我是那缺心眼的骡子？”延娥白了他一眼：“大敌当前，不精诚合作，大家唯有死路一条。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有心思跟我争什么中统军统？”

宋孝安挑起大拇指：“高！实在是高！人家内调局这觉悟……我说，咱们不能以小人之心，度君子之腹。”

“官庶！你要还是个站着撒尿的爷们儿，就给我一句痛快话！”延娥

急了，喝道。官庶挺起胸脯：“我答应你，不过咱把丑话说前头，和你们合作，谁说了算？”延娥强压心中的怨气：“你！是你官庶还不成吗？要论搞情报，这里有谁能比过你？在‘中华民国’，还有几人能降住你？”官庶看着延娥，目光诡异。“你们有电台吗？”见延娥摇了摇头，宋孝安觉得总算找回点面子，得意道：“我们有！咱们往后可以共用，协同作战，不分你我。”官庶催促：“马上走，这里不是久留之地。”“一炷香，看来名不虚传！听你的，走，咱现在就走！”延娥紧握粉拳，喊了一声，“团结就是力量！”

周志乾的情绪不对，难道是他知道老婆自杀了？韩冰马上否定了这个想法，绝无可能，就算夫妻同心，冥冥之中有心灵感应，也不会这么凑巧。她仔细回想当时的情形，准确地说，不是在大家回到会议室后，而是在袁副主任说话后，周志乾的情绪才不对劲的。

“袁农当时很激动，站起来质问周志乾，问他认识不认识曾墨怡、江心还有陆汉卿，周志乾当然否认。袁副主任急了，说出自己是曾墨怡的未婚夫，江副政委是江心的父亲，自己和江副政委还都是陆汉卿的战友。”陈国华问道：“周志乾就是听了这话后情绪不对了？”韩冰点头。“毋庸置疑，周志乾就是郑耀先。试想，军统杀人如麻，嗜血成性，曾墨怡、江心和陆汉卿只是他们杀害的无数死者当中的三人，郑耀先能有这样大的反应吗？所以我在想，他不是被这三个名字弄得情绪不对了，而是对突然之间接收到的某一个信息，产生了强烈的反应。”韩冰指出，袁农话中说出三种人物关系，他和曾墨怡；江副政委和江心；他、江副政委和陆汉卿。她猜测是第三种，即袁副主任、江副政委和陆汉卿的人物关系，让郑耀先

不安了。

此刻，郑耀先蹲在牢房里，看着面前放着的三根草棍。韩冰分析得不错，他的确是为一种人物关系，陷入敲骨吸髓般的痛苦。三根草棍分别代表陆汉卿、袁农和江万朝，他在苦苦思索这其中隐藏的谜团。当年，“影子”是如何知道“风筝”的？凭借这组人物关系，作为老陆战友的袁农，曾询问过当时还在延安的江万朝，后者由此会知道“风筝”的存在；而又因为老陆守口如瓶，他们只知道有“风筝”，却不知道具体是谁。曾墨怡的那份名单，致使潜伏在延安的73名国民党军统特务落网，“影子”因此才冒险从延安给戴笠发电报，想提示他在军统有高级内鬼，这就是戴笠口中提到的“绝密”。

郑耀先想得头痛欲裂，将后脑往墙壁上用力一撞。突然他脑子里灵光一闪，难道江万朝就是“影子”？

看守从透气窗露出脸，喝问道：“你干什么？”“我想不通我的老婆林云燕，怎么就成了国民党特务。”“你怎么不吃饭？”“吃不下。”“听着！身体是自己的，跟别人没关系。如果你想自绝于人民，我拦不住，咱们彼此也都省事。”郑耀先痛苦地摇摇头：“我不想死。”看守不耐烦道：“那就赶快吃饭！”“我还是想不通……”郑耀先可怜巴巴地说：“我现在就吃饭，我吃饭……”他抓起窝头，在看守的虎视眈眈下，含着眼泪咬了一口。

秋荷一手拉着高君宝，一手拉着周乔，来到公安局门口，高君宝肩上还扛着一床被子。

“你们找谁？”秋荷一推周乔：“找她爸。”“她爸是谁？”“周志乾，就在这里头上班。”“他哪个部门的？”秋荷愣了，上前问道：“啥子是哪个部门？他昨天晚上没回家，会不会被抓了？”哨兵脸色有些变了，

不再说话。

“小兄弟，你就放我们进去吧。”哨兵正色道：“这里是公安局。”“监狱还能给犯人送个啥子换洗衣服的，咱公安局就更不用说了。”秋荷赔着笑脸，软磨硬泡。

值班干部从门房里出来：“你们找谁？”秋荷抢了句：“找周志乾。”值班干部扫了她一眼：“他不在公安局。”秋荷急了：“那他去哪地方了？”“我也不清楚。”秋荷从口袋里掏出几张钞票，塞给值班干部，吓得对方直往后退：“你这是要干啥子？”秋荷硬把钱塞到他手里：“他肯定是被抓了，我们就是来送点儿东西，犯人也得盖被子呀，老周的腿又不好……”值班干部急得大叫：“我真的不清楚，不清楚！”他逃也似的转身进入门房，秋荷要跟进去，被哨兵拦住。秋荷叉着腰叫道：“你们这些共产党的公安咋就这么死性呢，连点儿香烟钱都不敢要，那还干这苦哈哈的差事干啥子？”她搂住高君宝和周乔，“这要是在过去，秋荷妈妈哪会受这门子闲气？钱都不用使，脱几件衣裳就能把事给解决了。临了，他还得客客气气欢迎我下回再来。唉，这世道真是变了！”

高君宝的眼睛直直地盯着标语，那上面的红色使他抓狂，突然端起手来，呢喃道：“血……好多的血……爸爸流好多的血……”秋荷没好气地说，“行了娃儿，打昨天起你这老毛病就又犯了，真是火上浇油！来，把妹妹看好，生人敢拍她的头，你就用砖头往死里砸。那些专门拐小娃的坏人，手心上都抹了迷药，一拍小娃的头，小娃就跟他走了。”听到要保护周乔，高君宝当即放下手，死死拉住妹妹，再也不疯了。看着这对患难兄妹，秋荷感慨道：“这就是命，都是小姐的身子丫鬟的命。”

值班干部又出来了：“你们哪位是周志乾的家属？”秋荷一推周乔：

“这是他亲生娃娃。”值班干部看着怯生生的周乔，有些为难：“这么小？没有其他家属吗？”“一家人散了，就剩下这么一个小娃，您行行好，叫她见见她爸。”秋荷擦了擦眼泪。周乔楚楚可怜，亮晶晶的眼睛看着值班干部。值班干部伸出手，怀着怜爱，去摸她的头：“可怜孩子了，这当父母的真是不负责任！”秋荷突然一声惊呼：“小龟儿子！你要干啥子？”一块砖头结结实实地拍下去，值班干部捂着流血的脑袋，一阵眩晕。哨兵赶紧拉住高君宝，秋荷哀求道：“他不懂事，是傻子！我不骗你，你可以去问街坊邻居……骗你我是狗！”接着，她跪着说：“他是傻子，不骗人，我娃娃真是傻子！”周乔也跟着跪下，哭天抹泪地说：“哥哥不是傻子！真不是傻子！”

韩冰出来，目睹了这一幕。

韩冰在审讯室里再次提审徐百川。

“我听说，你在洪澄湖等郑耀先来接头的时候，发生了意外。”韩冰盯着徐百川，徐百川神情自若：“我这里一切正常，没半点儿意外，只是他没来，他不来了。”韩冰一声冷笑：“不是吧？据说你不老实，想给他通风报信。”徐百川反问：“我是跟着你们前去抓他的，怎么会想给他通风报信呢？”韩冰面色一凛，厉声道：“那你为什么突然大声说话？”“我是在背一首诗。”“什么诗？”“一个叫陈然的共产党人写的诗，当年他就被关在渣滓洞看守所，1949年11月死在大屠杀中。虽然我们各事其主，但我是真心敬仰他，眼前如此江山美景，是这些共产党人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。”韩冰有些生气，喝道：“徐百川！”“怎么，陈然这样的共产党人，不值得我真心敬仰吗？面对洪澄湖我也是触景生情。我在想，为什么共产